

长篇纪实小说

犯罪人

F A N Z U I R E N

闫成 跃燕/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犯罪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人/闫成,跃燕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5387-1577-0

I. 犯… II. ①闫… ②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626 号

犯罪人

作 者:闫 成 跃 燕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邓淑杰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刷:河北省香河县金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77-0/I·1513

定 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震动人心、非同寻常的故事,呈现了困惑的人生和因此而导致的生命的悲壮。保安科长陈小刚因难产的妻子被医院拒绝而身亡,当场打死了医护人员和前来缉捕他的保卫干事。

案发后,陈小刚被警方误认为葬身于火灾中。陈小刚隐藏期间,其父陈建国杀死了掌握陈小刚线索的张贵。为了改变贫穷失落的境遇,为了儿子今后的生存,陈建国再次铤而走险,持枪抢劫运钞车,获取了巨款……

小说塑造了陈建国、郑文、扬明、陈小刚、柯云、刘洁琼、李晓峰、徐惠霞等形象。从陈小刚冲动地开枪到陈建国有预谋地杀人及抢劫运钞车;从郑文对犯罪人的保护到扬明对社会的不满;从陈建国最初的正直到晚年的犯罪;从刘洁琼的爱情悲剧到李晓峰葬身于车祸,无不痛心而精细地勾勒出了处在现实生活边缘的人被扭曲或绝望的心理,展现出强烈的凝重感和震撼力。

陈建国曾经作为一个坚持正义有理想有追求的国家干部,从与腐败的贪官污吏作斗争到被卑鄙者打击报复,被迫成了一名下岗者。这使他最终不情愿地在绝望中理智地下决心进行了一次不理智的人生尝试,以犯罪的形式走到另一个极端,滑向生活的边缘。这也是陈建国最后的挣扎和无法改变的命运。

与一般罪犯不同的是,陈建国是一个思考型的犯罪人,

他作案隐蔽、计划周密、手段残忍、不留活口，且心态平稳、镇定自若、独自成事，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他犯罪心理的形成有着自身的原因也由主体外因素导致。

小说通过对犯罪者的客观描述，旨在揭示社会犯罪问题的动因和根源。同时，从人性的角度，形象地写出了情与法的矛盾与冲突，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人的尊严离不开法律的尊严，任何借口和伪装，都难以逃脱法律的正义制裁。

目 录

第一章 (1)

生日宴会上,父亲流出了失落的泪。这些年,当他一步步登空的时候,被现实一次次忽略的时候,也就比其他人更加脆弱和失望。

第二章 (11)

这个边城被可怕的枪声搅乱了,谁也没有想到这起杀人案是因为她引起,更想不到连杀五人的凶手竟然是他!

第三章 (19)

医院成了杀人现场……尸体横卧,脑浆溢淌,血流遍地,而凶手却下落不明。

第四章 (28)

他走出秘密居室,谨慎地清除着后院的蛛丝马迹,让墙头恢复原样。事实证明他的细心是完全必要的。

第五章 (40)

她的家已经出现裂纹,但她无论如何也不愿使这个家解体。

第六章 (48)

他慎重地考虑了辞职的利与弊,知道自己这一次失去得太多了,

但他不能不这样做。他宁肯以舍去多年辛辛苦苦换来的这一切为代价,也要摆脱那些他怎么也看不顺眼的人,他再也不能忍受那样的工作环境和人事关系。

第七章 (60)

当他挖出最底层的那个铁家伙的时候,惊吓得面色发白、嘴唇哆嗦。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

第八章 (70)

她低下了头,他心里发出冷冷的奸笑,他就要得手了。可她心里更清楚,她才是真正的猎手。

第九章 (80)

她跪在地上,向他乞求,请他宽恕她的丈夫。他仿佛明白了什么,扭过脸去。这样的惨景,他不愿多看一秒钟。

第十章 (88)

在这里,一个即将葬身于火海的打工仔,可以用自己的二百元血汗钱在一个女人身上任意发泄,无论他怎样玩弄和蹂躏她,都不算是越轨和过分,她挣他的钱就必须这么干,没有人会来干涉他们。

第十一章 (101)

他在雨中的大街上流浪,在客运站的候车室过夜。虽然只有五元七角钱了,却仍然一边吃着大饼,一边看着《破灭》。

第十二章 (110)

官场是美丽的天堂,也是阴森森的地狱;是牢不可破的根据地,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是丰盛的宴席,也是凶恶的虎口。官场是所有行业中最安稳也是最具有风险性的一艘领航船。他这粒成熟的种子,在

一毛不生的土地里不能发芽,他怎么能甘心呢?

第十三章 (123)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曾经是她的恋人。

第十四章 (132)

猛然,一阵情丝蠕动,他心灵深处升起一股淡淡的眷恋之情。

第十五章 (140)

他胸有成竹地震慑住了眼前这个如花似玉的骚女人,他心里有一种不可告人的贪欲,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雄性的排泄的需要。

第十六章 (152)

他们有着新鲜的血液和纯洁的心灵,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穷和苦。只要经过一夜的睡眠和顺畅的呼气,他们便能在第二天早晨重新赢得强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重新沉浸在喜悦的希望之中。

第十七章 (162)

她和他紧紧拥抱,在绝望的惨叫声中悲痛地拥抱。大地在震撼,天空回荡着他们哀鸣的哭泣声。

第十八章 (169)

终于,他哭了起来。这是一个男人到了绝望时刻的哭、是没有泪的哭,是最痛苦、最悲哀的哭。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理解,没有人能分担。一个男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像这样的哭能有几次?

第十九章 (184)

生命是宝贵的,更是脆弱的!它经不住风吹雨打,随时都会像花朵一样的凋谢;它也经不起摇曳,动辄就像枯死的枝叶那样折断掉落;

它更像水泡破碎那样容易消失。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脆弱？

第二十章 (198)

他为养女有这样的生母而自豪和欣慰，他将永远记住这个伟大的女性，终生为她抚养好女儿，将她的女儿培养成同她一样优秀的人。

第二十一章 (209)

她的秘密谁也不知道，多年来她就是守着这个秘密度过来的。但是，这个秘密让她太悲伤，让她遭到了太大的打击，负载了不该有的沉重。

第二十二章 (218)

望着对手头破血流、四肢痉挛地蜷卧在地上，他觉得干了一件大事，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没有杀人后的恐惧，而是出奇的冷静、清醒。

第二十三章 (228)

她本应该给他一个处女的身子，可是她晚了二十年。他四十岁生日，她送给他的却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的身子。她哭了，他也哭了，他们哭得都很伤心，以至泣不成声。

第二十四章 (238)

命运为他安排好了一场大难，他要在绝望中铤而走险，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二十五章 (247)

人的生命太宝贵了，人的生命也太容易丧失了。是因为人的生命太宝贵才太容易丧失？还是因为人的生命太容易丧失才显得太宝贵？

第二十六章 (257)

他似乎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看看这个家了,屋里的一切已经陪伴他度过了大半生,它们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主人,恋恋不舍地为主人送行,它们也有泪水,正在默默地流淌

第二十七章 (266)

他犹如钻入乌云里的老鹰,在警方重重堵截和严密的搜索中神秘失踪。

第二十八章 (277)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更没有在儿子面前谈起过自己的不幸。但是今天,他必须承认自己这个终身的遗憾,他再没有机会同儿子坐在一起了。

第二十九章 (287)

可能是泪水糊住了眼睛,他用另一只手快速抹去,他不能在这宝贵的时间中看不清车下送他的亲人。

第三十章 (302)

没有女人的日子很难熬,他受不了苦行僧似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他需要女人,需要她,他低下头亲吻了她,搂紧了她。

第三十一章 (311)

信上说:“在刑场观看枪毙杀人犯很容易,在银行门口见到你杀人抢劫的人就不多了,我很幸运,我在现场,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认识你。”

第三十二章 (320)

他说:“我杀了那么多人才弄到这笔钱,你现在向我要这笔钱,就不怕我也杀了你吗?”

第三十三章 (334)

他大吃一惊,那位神秘的汇款人竟然是她。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砰砰地跳,呼吸都困难。

第三十四章 (345)

蛇和张志军都死了,卑鄙者生来就具有比高尚者更坚硬的德行,所以,高尚者总是打不垮卑鄙者,只有从卑鄙者那里抢来卑鄙并以此作为进攻的武器才能制服卑鄙者他在心里说:杀人的胆量我没有,但见死不救我还是能做出来的。

第三十五章 (357)

他死而复活,奇迹般地出现在上海,像做梦一样站在家里人的面前……

第三十六章 (367)

荒原有一片坟地,爷爷的骨交和灵魂就安葬在这里,他跪在爷爷的墓前忏悔,乞求爷爷的原谅。

第一章

生日宴席上，父亲流出了失落的泪。这些年，当他一步步登空的时候，被现实一次次忽略的时候，也就比其他人更加脆弱和失望。

陈小刚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姚琴已经将所有的菜洗干净切好了。

陈小刚站在怀孕九个月的妻子身前说：“让你不要干这些活，你就是不听，别累坏了你和肚子里的小家伙。”说着，他伸手摸姚琴凸起的大肚子。

“又摸我的肚子，每天都要摸好多遍。”姚琴撒娇地责怪道。

“谁让你不听话。”

姚琴一笑，说：“这些活又不累，我先慢慢干着，你回来了不就快一些吗？看看我准备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这么多的菜，够今天晚饭好好吃一顿的。”

“小刚，今天爸爸过五十岁生日，你可要露一手，把菜的味道搞好，颜色也要讲究点，色香味俱全，让爸妈看看我们的烹调手艺。”

“那是，那是。”陈小刚面带喜色。他脱掉保安衬衫，系好围裙准备先调凉菜。

“也不洗洗手？”姚琴假装生气，瞪起双眼提醒他。

陈小刚赶紧放下手中的盘子抱歉地说：“忘了，实在是忘了。我现在就洗。”说着，他笑着去了洗手间。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陈小刚一边抹着香皂，一边大声问姚琴。

“我下午去单位签了到就回来了。”

“我说呐，我下班早，你比我还要早，原来你下午没有上班。”

姚琴问：“要请的人通知到了吗？”

“都通知过了，有何雨姨、有柯云和她姐姐湘楠，还有郑文叔叔，他们都答应一下班就来。这些事情不要你操心啦，你现在是关键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身子和肚子里的小宝宝，准备当妈妈。”

姚琴说：“我的身体好得很，再说，还有一个月才生呢。我们单位的同事说，生前要多活动，生的时候才会少受罪。”

“姚琴，你说咱们的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怎么知道？你又不让我做B超。反正男孩女孩都一样，我都喜欢。”

“所以我才不让你做B超。生男生女是早就定性的，做B超又改变不了，而且对胎儿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去做B超是对的。”陈小刚擦干手回到厨房。

“那你就不要关心是男孩还是女孩了。”姚琴咯咯地笑。

“还有一个月孩子就出世了，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姚琴拿着一头大蒜在剥皮。陈小刚看见后将大蒜又拿了过来：“叫你不要干活，你就别干，快去客室休息一会儿，坐在那个高凳子上。”

“我在客室坐不住，就想在你身边。”姚琴依在陈小刚身前。

陈小刚拗不过她，去客室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姚琴身后。“你就坐在厨房看着我调凉菜吧，等会儿调完菜咱们再去客室，这总可以了吧？”陈小刚做了个鬼脸。这是他们夫妻俩相互亲昵的表示，陈小刚只有在姚琴面前才这样。

“行。”姚琴也同样伸伸舌头做了个顽皮的样子。

陈小刚在单位不多说话，回到家里却特别活跃，尤其在姚琴怀孕后，他经常说说笑笑，讲笑话，逗得姚琴整天开怀大笑。他们小两口的日子越来越风趣，越来越快活。

“等一会儿，爸妈就该来了，我们来得及吗？”姚琴问。

“来得及。”中午下班的时候，陈小刚已经将请客用的菜和其他物

品买了回来。他是那种心细的男人。

“你们单位宣布你当保安科长，爸妈知道吗？”

“前天才宣布的，他们不会知道吧。”陈小刚打开香油瓶，往切好的黄瓜盘中倒了一点。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告诉爸妈，他们一定会高兴的。”

“妈妈可能会高兴，爸爸不一定。爸爸对我当干部并不感兴趣，他曾经从领导岗位下来有过教训，将官场上的事看透了。其实，我当科长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就是科长了。当个普通的保安员还轻松，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当了科长我倒不太适应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当官，将升职当成一种喜事来庆贺。你倒好，偏偏和别人不一样，我看你不是当官的料。”

“你说对了，我喜欢清静，能少一事就少一事，每天按时上下班，工资不少一分，安安分分地过一辈子。你不是也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多啦。权和钱的诱惑力太大，很多人都在为个人利益到处奔波拼命争夺。仔细想想，这有什么意思？还是舒舒服服地过小日子好。”姚琴说。

“我就喜欢回到家里来，喜欢和你说话、做饭、吃饭、看电视。只要一见到你就没烦恼了，尤其是想到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什么欲望也没有了。我这一辈子与权无争，与钱无争，与人无争。”

“可就是要争个爸爸当。”姚琴笑着补充道。

“你说得太对了，什么都可以不当，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丈夫和爸爸我要当，老婆和孩子我要有。”

“这是一种典型的平民观点。”姚琴快乐地伸出食指指着陈小刚。

“平民观点有什么不好？所有的老百姓都这样，特别是那些农村的庄稼人。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生活是多么淳朴、幸福，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生存境界，我就喜欢这样。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知足者常乐嘛。”

姚琴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奶糖剥了包装纸，自己咬了一半，另一半给了陈小刚。她说：

“是啊，我们原来住的是小平房，简陋、潮湿、还漏土，地面和墙壁怎么看也不顺眼，现在好了，终于住进了楼房。这是我们自己的楼房，我这一辈子都满足了。”

陈小刚夫妇是三个月前搬到这套楼房来的，这是陈小刚他们石油公司新盖的职工住宅楼。搬迁户参加了房改，每套住宅七万，每户交四万，其余三万由单位补贴，房产权属于个人。他们小两口的积蓄没有这么多，陈小刚的父母经济情况也不好，还是姚琴的父母为他们小两口垫付了一半。

陈小刚说：“今天听单位的人说，我们的房产证马上就要办下来了。拿到了房产证，就踏实了。”

“有了房产证，这套房子就永远属于我们了。”

“当然，有房产证的住房是受法律保护的，再也不用担心了。”

陈小刚准备好了凉菜，整整齐齐地摆在案板上。“姚琴，你先尝尝这道拍黄瓜的味道怎么样？”说着，陈小刚挟了一片黄瓜喂到姚琴嘴中。

“不错，味道美极了，放了芝麻油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没放芝麻油。”陈小刚笑了。

“你骗人。”

“你再尝尝这道红油耳条。”

姚琴张开嘴继续让陈小刚喂她。陈小刚挟了一块耳条在姚琴的嘴边晃来晃去就是不给她吃，逗得姚琴大声喊：“小刚，你坏啊！”

陈小刚赶紧放到了她嘴里。

“哼，这味道更好，还有些甜香味哩。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高超了。”

陈小刚得意地一笑：“今天的凉菜没调好，离我的想象还有距离，等会儿炒热菜我再努力一把。”

说完，他拉着姚琴离开了厨房。他打算先和姚琴在客室休息一会儿，等大家来了再烧热菜。

陈小刚父母家。

廉价的地板胶铺在地面上，墙面仍旧是白色的涂料粉刷，暖气片露在墙上，此外，整个屋子再没有其它装修的痕迹。一个早已陈旧的、八十年代的双人沙发摆在墙根下，一套米黄色的沙发巾铺在上面，显得那样不相称的整齐、干净。

屋里的东西很少，一张八仙桌也是许多年前淘汰的，但桌面上一尘不染。一部电话，一台十八英寸的日立牌彩电，一个台式电风扇，还有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家里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陈小刚的父亲陈建国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古铜色T恤衫。“这件衣服还真合适，穿上它就是显得年轻。何雪，你的眼力不错啊。”他站在卧室的穿衣柜前大声对妻子说。

刚坐在沙发上打鞋油的何雪说：“裤子也要换，把那条灰色裤子穿上，我已经从柜子里拿出来了，就在枕头边。”

“换件上衣行了，裤子就算了。”

“不行。今天是你的生日，儿子请客，你得从上到下都穿新的。”

“麻烦不麻烦？又不是到别人家，在自己的儿子跟前讲究那么多干什么？”

“我让你换你就换，哪来那么多废话。”

陈建国没办法，只得听从何雪的。他脱下长裤，换上了那条已经穿了两次的裤子。多少年来，陈建国同妻子相濡以沫，他每次换衣服时都是妻子提前为他准备好。

何雪说：“就是因为儿子和媳妇跟前你才要穿戴得利利索索，让他们看看你这当老子的仍然精神。”

“我已经不行了，就指望儿子了，再过些日子我孙子一抱，这一辈子就算完成任务。”何雪擦好两双皮鞋，也开始换衣服。她比陈建国显得年轻，她的皮肤白。她收拾好自己，走到陈建国跟前，将他的T恤衫伸展：“眼看着儿子就要超过你啦，你得向儿子学习，再好好的干几年。你才五十岁，正当年。”

陈建国说：“这年头活够岁数就行了，没办法讲质量。”

何雪瞪他一眼：“消极。你看看儿子他们多有质量。”

“儿子超过老子是正常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建国，我听说儿子提升科长了，你知道吗？”

陈建国扭过头，感兴趣地问：“儿子当科长了？我怎么没有听说？”

“这两天刚宣布的，我也是今天听说的。”

“好家伙，儿子当科长了也不给老子通报一声，这小子越来越出息了。”

“是啊，儿子现在是三喜临门：当科长，住新楼，马上又要当爸爸了，这都是好事、大事。”何雪抑制不住满脸的喜悦。

“我看，当科长算不上好事，一旦有了官瘾就麻烦了。”

“我们小刚不会，他脾气好，在单位不得罪人，比你随和得多，他还是有前途的。”

“他的前途应该在过日子上，我只求他这一辈子安宁、做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

“你就少管一些吧。”何雪将陈建国换下的衣服拿到卫生间。

陈建国问：“姚琴快生了吧？”

“再有二三十天就差不多了。”

“你这些日子不是忙着给未来的小孙子做衣服吗？做好了没有？”

“做好了，都准备齐了。待会儿我们去的时候全带上。”

陈建国从床下取出一瓶伊犁老窖，将它擦得干干净净，说：“这瓶酒可是陈年老酒喽，在咱们家放了有十几年了吧，今天也带去，我和他们好好喝两盅。”

“你的胃不好，郑文和小刚又不喜欢喝酒，你们今天要少喝。”

“今天是我的五十岁生日，不喝几口说不过去，但你说得也有道理，我们不会多喝的。”

何雪说：“看到儿子和媳妇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我真高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福分，你说对么？”

“对。”